

廣德州志

230.115

134

115



廣德州志卷四十四

藝文志 碑記一

碑記一

記姓名記歲月可述也而未盡傳傳者必通曉事理  
辭皆體要或指陳利弊信今垂後其類有三解字為  
出治之地而城池圩壩皆生民福利之原也學校所  
以育材而樓閣亦可助靈廟祠以崇德報功成民之  
後宜致力於神也比而觀之大端畧見矣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以下解字 宋曾鞏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一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  
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  
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  
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訟獄赴訴財貢

舊志作  
貫誤

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

舊志作以縣附于江南  
東路無道回阻三字

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  
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  
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闕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  
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

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

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舊志作財誤積土舊志作玉誤將改而新

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

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

觀闕是營不督舊志作替誤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

事至十二月卒功崇墉崛興覆舊志作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

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

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

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二

喜推美誦勤夫禮必有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

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

世之下於二公之德舊志作得誤尚有考也南豐類稿

思政堂記 明 楊士奇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為政有道也未得夫

道必求諸心方清淨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

不存一念之興道遂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

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

也廣德州及所隸建平縣凡民之戶幾萬幾千有奇田之

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內也於此爲之守而善其政殆難矣哉廬陵羅坤泰之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所欲爲盡心而爲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圯因其舊葺之而加閎焉闔爽靚深喧囂之聲塵雜之迹皆不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頤神而啟發靈知公暇則於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求余爲記君子居官本之爲持身上之爲事君下之爲治民三者其要也必端其在已而勉於臣職不使有所不盡厚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三

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卒有過舉焉不遠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爲政之道與坤泰永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爲廣德未踰年吏部尙書蹇公奉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得爲政之道而然與如其求道而不已焉民將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皆求其道而不已焉民將戴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爲記而併以告夫來者

萬曆

廣德州治重修記

姚夔

廣德禹貢揚州之域故鄣之墟晉漢唐來爲縣爲州爲郡爲軍更置不一元改爲路洪武四年仍改爲州直隸京師壤大土沃民力農爲生風俗醇樸食富貨饒昔人以其事簡號江東道院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州去五百里鬱爲畿內重地及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州去二千七百余里薦復簡易官於是者率皆宴逸自恣鮮克以公務爲意城垣橋道廳堂廊舍自平章邵公建置一修於海鹽仲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四

侯端他未有聞今者歲月滋久日就傾壓成化改元夏四月泚之嘉興平湖陸侯鳳剖符是邦下車不數月申條教以宣上德撤壅蔽以達下情廷無留訟而囹圄虛野無遺莽而賦稅充人情用和政務聿舉顧惟廳堂出政之所而廊舍所以儲吏胥也城垣防奸之具而橋道所以便往來也是皆不可不亟圖之且曰一室之材千金之費也十工之食百畝之供也苟取非其道以干我民是病民也乃計家之需割其餘俸爲首倡於是僚案聞之咸願分俸以助士大夫聞之爭欲投資以相從材不勞而辦工不試而集

逾月之間廳堂一新廊舍秩然就緒城郭堅整橋道完飭  
又植栢數百章以壯觀城治由是官府尊嚴境內明肅上  
考令而下者從行者樂而居者安美哉侯之爲州也父老  
感侯之德嘉侯之政欲記成績以垂不朽學正袁沂述其  
興造始末抵書屬予記之夫爲政以當務爲急城壞而不  
知修借曰吾恐勞民陋矣事有所當爲者爲之固有道而  
爲之有道民且子來夫何病城垣橋道廳堂廊舍皆有關  
於政務之大非游亭燕圍厲民自樂者比烏可已而不爲  
哉矧侯又以義率人則固有道以爲之矣此侯之政所以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五

爲善也昔錢公輔朱壽昌相繼守是邦修建鼓角樓曾子  
固爲之記至今以爲美談今侯興造之功不啻一樓而可  
不爲之記哉惜予非子固筆大爲之稱述焉耳雖然侯與  
學正皆吾鄉人也義不可辭姑述其槩俾刻之石以告後  
來僚案乃同知朱雍判官張忠士大夫姜洪等併記之者  
以見左右上下之同心也

楊志

廣德軍放生池記

宋陸游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曰  
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

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所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舊志朱字與十舊志作一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六

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

郎會侯桌

舊志作栗

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

全子

舊志作于誤

城西稍南

舊志作北誤

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

澄澈蒲柳列植

舊志作值

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

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

舊志作上

名曰溪堂

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

宋史禮志光宗以九月四日爲重明節舊志作

屆重陽節誤

率僚吏放鱗介于計望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

父老童穉縱觀興歎

舊志縱觀興歎作歡忻

咸以爲廣德爲郡以來

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爲記某復之曰

侯奉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地天子休命而致歸美舊志作申人臣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舊志作政之一事耳豈特是而止舊志作以恩及鳥獸為哉市名地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游記渭南文集

修城碑記

以下城池圩壩

國朝楊苞

廣德居吳之西陲故鄣之墟東界浙藩山谷阻阨而遙深其形勝為至險自宋開寶間陞縣為軍明稱開天重郡直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七

隸京師其統轄為甚重嘉靖初年修築磚城歷今百有餘載日漸頽圯予司牧茲土愍然有陰雨之憂代匱之思焉適撫臺張公制臺郎公相繼省方閱城僉謂此州素號巖邦而墉垣傾隳樓堞弛落守土者責也爰畀予修葺之任予以財匱民勞請命兩臺而撫憲首捐千金為版築費且令俟農功之畢諏期戒事予因不敢不勉任其役於是集紳衿耆庶步閱城之中外計雉堞之修短周詢於明倫堂酌工費之多寡予亦拮据千餘金用襄厥緒猶未足也則備物料於贖緩給資糧於清俸惟任力役於里丁場功甫



竣以畚以篳以繩以削徵發期會而役者自勸不必華元之扶也始事於營室正中之月至次月而畢役高墉堀興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又因士民之請於城翼隅開石溪門易名鍾秀以復曩規申之憲臺再四審度而後報可抔土削屢之餘門阿有伉觀闕將將州之士民莫不欣懌推美誦勤凡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幾二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幾十萬有奇其始也值財匱民勞之際此州之人以爲役鉅用艱非積數稔垣壘未易新也乃役不踰時而厥功告成蓋仰藉憲臺之經畫俯勤黎庶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八

之胼胝而予所以勸理勸督者內殫其心外罄其力故能易壞爲成如是之敏予因是有感焉時方晏安而使民有拮据卒瘁之苦予豈所忍言哉然以形勝之險統轄之重兩憲臺鯁鯁過計者非迂圖也昔余靖城桂州陸九淵城荆門皆於晏安之時切風雨漂搖之慮而是役也載縮版而鳴鑿鼓言言仡仡亦孔固矣不爲計弓步之贏縮以均配二百四十里之督成百年之後穆然徒見城高而堞峻豈知今日之殫心勸董者如是之艱瘁矣乎謹敘其詳於左庶幾後之繼予者無隳厥緒可也

楊志

重開鍾秀門碑記

楊苞

予膺兩憲臺命任修城之役諸紳士父老僉言州治從丁龍入脈丁火得木而生遇風而盛若啟巽方以疏風水之秀則離明愈光舊有石溪門正臨巽地爾時人文蔚起自此門塞而科第寥寥蓋百有六十載矣請因城工之餘創復舊制人士實永賴焉予欣然曰振興多士予夙心也敢不勉圖卽申撫憲蒙滕道臺再四懇陳始得愈允思古之司牧莫不敦崇學校爲政治之急務今第盡心於簿書期會之間舉古人所最急者咸謂吾不暇爲也予自承乏來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九

念一人而兼父生師教之責凡可扶進人才者必殫力竭誠以圖之諸紳士咸諒予衷也故陳情而不疑予亦迫欲振興多士也故勉圖而不辭遂使百餘年久湮之跡忽爾創闢一新今翼翼將將有嚴有伉矣門以外見羣巒環翠流泉縈碧林隰平疇烟雲晻曖致足樂也自此桐之人士麟麟郁郁拭目俟之矣

楊志

重開秀水碑記

李國相

夫山澤通氣地脈不滯人鍾山水之秀必端凝爽哲華實彬彬歷觀名邦大都人文蔚起未有不由於此此理勢之

必然非尋常形家之說也綏安峯巒峻拔星羅碁布山非不巍峩也九斗之川無量之溪奔流不竭波色與嵐光非不足以掩映也唯州城數里之內舊無一綫之水以通夫州城之在一郡譬諸人身猶心腹也心腹之地血脈不週而欲膚革充盈粹然生色也得乎明隆慶間鍾公振者桐之賢刺史也相度形勢爲引吳丁坤三方之水入城曰秀水環拱學宮旋繞州治前後左右凡源委經流之地田園皆得資其灌溉利甚溥也至

國朝州守楊苞更建諸石壩啟閉蓄洩咸得其宜迄今年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十

久壩圯河堙乾隆元年余毅然請開濬之格于議旣不行因思李襲之引雷陂崔從之引伊洛夏侯和之修三渠余曾過其墟稱頌猶藉藉也乃余爲州守一秀水不能使就故道能不恧然今年春自滇歸復爲仰請蒙各大憲報可頒發帑金五百餘兩蘇子有言曰天下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噫諒哉斯言矣從此壩圯得築之河堙得開之水由故道歷歷可紀吳丁二水發源俱自葛村天溪壩經落馬壩至道士壩吳水由馬家周藤斗米鯉魚諸壩入城丁水由沿山壩入城坤水發源自戈村黃泥壩經牧羊

石滑橫頭諸壩入城水之滌洄城中錯綜往復如血脈周流無中格之患矣夫秀水經流十五里灌溉田園若干頃則十五里之利益也至於環拱學宮旋繞州治前後左右含英毓秀地靈人傑又億萬年無窮之福澤也因茲成緒不爲廢墜唯望後之守是土者若夫鳳起蛟騰策名

盛世山川從茲不任其咎前人風流未歇後來繼起不難

是則惓惓焉唯望之居是土者而已矣是爲記

李志

撤填玉帶橋培補龍脈示

乾隆五十七年四月

胡文銓

郡治來龍關係闔境休咎周禮制封疆方百里者必以土

### 廣德州志

#### 卷四十四

碑記

十一

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其鄭重於測日影相陰陽觀流泉者雖不盡同後世堪輿之說而堪輿家言要亦不盡與古人相背馳也廣德州治從丁龍入脈其脈發自笄山山麓盡處承以高田中間大路隆起迤邐入南門約二十餘里絕無穿斷之處由南門出北門水始東西通流滌洄環抱昔人所以於此建城立治蓋笄山挺秀賴此龍脈接引入城而結穴於州署倘龍脈有損卽秀氣渙散以故南門外明萬曆間州守段公澄清亭詩碑附刻永禁掘損來脈字樣城外不許掘損城中可知乃州治南三峯樓舊址之前有

橋名玉帶者其下停蓄穢水龍脈至此而斷稽之康熙以前各志並無此橋惟乾隆初李公志始載此橋而云通秀水入古研池因查康熙二十六年前守朱公開復研池塘碑記其陰詳載水自南山發源隨龍從州坤方入城由百家溪拱繞三峯樓前進研池塘復由狀元坊南察院官溝與學宮下水會於獅子橋下又與吳水合流出城北水關等語似此三峯樓前乃坤方秀水經行之處歷考前明萬厯志及

國朝楊門李各志所繪州治圖內載丁方秀水從南門東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十三

水關下入城經學前由平步橋向北過王家橋

今亦名迎獅子橋

春橋梅花橋轉東與吳水合出北門左水關吳方秀水從

小東門東入城其所經行俱在丁水之東坤方秀水從西

門南水關下入城轉北至秀圓坊杜公橋五馬橋過真武

廟出北門右水關是丁水在左坤水在右並未有坤水經

行三峯樓前與丁水會合之跡再查現今城中坤水在秀

圓坊分爲二道一由杜公橋一由杜婆橋至五馬橋合流

雖俱湮塞而溝洞現存其入城出城之道均在州署西偏

與圖脗合可見前明隆慶間州守鍾公引三方秀水入城

丁吳水不使西流坤水不使東注何嘗必欲坤水自西徂東致斷龍脈而不顧哉然則所謂坤水拱繞三峯樓前進研池塘者特欲引水入研池耳無論地勢中高現今玉帶橋西溝水不能東流玉帶橋東至研池塘亦俱湮塞即使坤水果可穿斷龍脈以達研池獨不思城濠四面環繞至南門不得通流濠之抱城如玦之離鑿濠不敢斷龍脈濬研池獨可斷龍脈耶且鍾公引坤水入城不繞出州署前事在隆慶年間段公勒碑禁掘損來脈事在萬厯年間其時科名皆稱甚盛迨康熙間朱公開復研池始有坤水繞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十三

三峯樓前之說顧其事始於郡紳丁際昌呈懇查卷朱公遂爲之導源引流則鑿斷龍脈似前此已有厲階而朱公特踵而行之者由朱公溯而上之斷不在段公禁掘之前可知是掘斷當在啟禎以後朱公碑記中稱城中水道不通遂致文明晦塞科第不顯竊謂此當坐掘斷之故不然朱公旣導之矣何嘗見朱公以後遂文明大啟科第通顯耶且玉帶橋之名始見於李公之志而繞出三峯樓之坤水卽李志州治圖亦屬無有可見穿斷龍脈不過欲通一帶水於研池絕不足爲輕重其玉帶之名朱公碑記併未

之及或李公請帑開秀水時創爲此名而併以通秀水入古研池爲此橋增重其意亦祇謂橋下之水通乎研池非謂坤方之水必出於此橋也夫李公旣知玉帶橋水無關坤水而於水猶濬之於橋猶名之者亦祇知重研池而不知重龍脈耳不知研池可東通丁水不可西通坤水地理書言坤水乃丁向之黃泉州治丁向則坤水更不宜過宮况龍脈穿斷污水停蓄滯塞清秀之氣無怪玉帶命名之後晦塞者愈甚不顯者如故也爲今之計當以撤去玉帶橋填補龍脈爲第一急務其與水之湮塞不通坤水之中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十四

斷倒流皆宜次第清理開濬冀以地靈襄茲人傑

**案**桐川夙號才藪數十年來科名寥寂文銓蒞任後亦嘗多方造士而成效未覩郡人僉稱掘斷龍脈所致履勘所及則玉帶橋實有扼吭之患歲值大比定議填塞紳士奮躍將興工矣及涓日因是年太歲在子南方不宜動作遲至次年癸丑冬始撤橋去其穢土實以新泥州人士董其成其姓名待勒貞珉焉

丈量碑記

明鍾振

江南廣德州爲丈量田賦以甦民困事隆慶五年七月初

七日奉撫院陳批本州申前事奉批委曲以成丈務該州信殫厥心矣本院當與州人爲謝太守但恐是時東作方殷而西疇是事未識丈之而能無殃之否斟酌舉行是在良有司耳繳又蒙巡按劉詳批如議行旣便民又無弊可也繳又蒙本院批開該州量田一事經歷數官罔有成績反爲民害本官以練達之才清白之操下車之始察其事之不可緩而力任之非萬家之福百年之利乎宜士民之懇畱終事仰畱心丈量以慰民望此繳又蒙巡按郭詳批丈量均稅原係有司首務但改革之際奸竇莫可窮詰此

任事者憚於改作也據申本州丈量已有成緒矣仰悉照舉行以終美政繳又蒙撫院張詳批丈量告成牧政第一仰動支本院贖銀十兩獎勵正官以酬勤勞其餘該州鄉耆人等同心共事俱有可嘉聽州官分別禮謝此繳又隨蒙巡按向詳批該州任勞任怨丈量業有成績州人當俎豆之矣除另行外再照官民異則祖宗舊制一概科差無乃非成法乎再加酌議通詳撫院定奪效勞耆民仰支本院贖穀各給三石仍支贖銀買紅絹各一疋絨花各二枝以禮優獎其鄉宦該州徑自處謝具由呈繳等因到州蒙



此隨該本州知州鍾遵依覆議官民一則委無偏累卽經  
既行條編立限催徵民各稱便令卽遵照近奉勘合內事  
理將各量過各戶原額官民田地等則攢造實徵文冊務  
要正糧總撒數目與黃冊相同一解戶部一解後湖一畱  
本州存照期於不失原額仍將各都圖田地山塘總撒數  
目立石通衢使人人習見又刊刻成書并填給戶帖令照  
數輸納則國家版籍旣不動實徵錢糧又不虧庶幾通變  
而民乃宜畫一而法可守小民之苦樂旣均里書之飛詭  
無措卽三尺童子可以執冊而計稅賦豪民健吏無所容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六

其奸矣等因申蒙巡按向詳批均平誠得通變之術俱如  
議行繳蒙此合行將丈量過州圖總撒數目發耆民步大  
巒等刊入通衢令永遠遵守

楊志

清丈碑記

楊苞

今

皇上御極之二載九圍盡入版圖薄海咸登王會乃統甸  
荒列服而更疆理之將以正經界畫壤賦此古聖王仁政  
所由始也時予甫從伊洛晉守桐川憶昔年洛邑經量而  
中土用乂予之殫心於壟畝間者久矣今南北異域揚豫

殊州坡公所云按地更賦之難豈獨宋季哉顧受事旬餘  
審風土詢輿情有不相類者洛中土分三等稅列十五每  
費詳核且豪貴影避勢難詰問桐則計畝而輸厥賦惟均  
又士民一例便擇者鮮第此中有不忍言者兵燹而後流  
移日甚逋負益多一日者單騎馳百里徧歷十餘圖村落  
間見藜蕪滿徑幾如甌脫遺民數家鶉衣鵠面予不禁心  
惻也思數百年來六千餘頃之定賦不減分毫此芒芒榛  
棘何處問耕饁昫疇乎爰集紳士耆老於黌序詢厥由來  
乃知明世經量迄

新朝奠鼎已閱百年其間奸胥影幻之巧總撒推收增損  
出入莫可踪跡富者出銀賣糧貧者買糧包納倏忽飛走  
鬼不得而測也於是申令圖正副履畝嚴稽按弓詳定無  
隱分寸而差以尋丈無抄舊籍而莫辨荒懇田則書田地  
則書地山則書山不敢易也田汗萊則書地地松柞則書  
山或山藝黍麻則書地地植禾秫則書田不敢淆也杜溷  
冒之弊絕詭避之奸贏胸短長彼此裁補曩時成額無奇  
羨亦無損減官民不致兩困矣自是流移漸復萊蕪漸墾  
山或藝而成地地或闢而成田惟祈後之善於斟酌者仍

哀益於胸法之中使成額究無增溢焉將見井里桑麻樂  
幹年而穀士女桐之民咸欣欣曰吾儕小人沐

聖天子仁政覃敷自今日之正經界始也余實嘉賴之矣

楊志

贈學圩田記

宋王遂

漢元成間詔下郡國曰孔子布衣養士三千其增學官子弟員後以爲不給罷自文翁興學間用刀布自給未聞食之爲憂而士之無田郡縣之無學附會者從而和其說前乎此韓延壽修治學宮大興禮化黃霸因之以孝弟正順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六

之教後乎此衛颯修庠序之教而茨光代之亦善其政夫教之由乎身化之本乎德苟前興而後廢朝質而暮文則求善鮮矣宜乎非一日一人之積也廣德自宋高宗朝置郡建平爲縣南渡密邇帝京人物厚而土地薄郡望下而誅求繁爲郡者罕得盡心於爲政而況於令乎會稽施君德懋始典邑事不以爲小而廉治有聞庚子歲大饑全活不可勝計當是時江東言政莫先焉縣故有學士未有養而施君招其子弟秀民而教焉濟濟于于人知其育才之美而莫知其所所以終也秩滿天子以爲能擢置審計司太

守康公以請諸朝求婺安徐君邵孫爲之代徐君宰民有道治過之往來中都者莫不道施之美而稱徐之善也淳祐改元徐君以書報遂曰縣學自紹定間章君始建規模甚壯門廡甚廣講會甚宏然未有葺而治之者施君復陽賽等圩凡得田萬畝有奇旣成大爲民利其未有主者千晦以修橋道而利涉者治傳舍以便使客布網舟以便軍食而又捍禦流民以全一邑之命餘五百畝以爲子弟之養甫訖事而去子其爲施君發明其美乎遂爲之斂衽肅容卓然而起曰韓黃之教衛茨之政可以復矣養士之難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九

何患哉今施君不以已去而不盡其心徐君不以方來而不行其志則士之望風向道者豈特潁川桂陽而已哉施君之先在越爲朱文公所知入爲紹定宰士以卒徐君之先嘗事呂成公之教者廉直不苟進卓然爲紹定名臣皆學有師法古之所謂名家者非此之謂耶其必有道自立若文公成公之教者出焉此遂之所願大書特書而未已也於是乎書

門志

重築山陽等圩碑記

明史際

廣德之地勢西北下而建平爲受水之衝水由南湖西入

江塞口兩山當湖之下流爲門戶隘不可洩則衝激潏洞而爲害不有以障之建平得耕而食耶建平之田爲圩七十二嘉靖庚申大水壞者十三故往往他郡稱大有年而建無全稔其山陽潘城楊學三圩則爲田幾五千畝而圩之壞至十餘里民不得佃東華趙侯之治建也政平而人信稍稍以圩之廢聞前此非莫聞之而莫有主其事者蓋難其始復虞其終故人重自愛惜而茂能出身當之也侯之始事齋菴而誓於衆曰所不爲建終事者有如圩時應天節推頤菴以均徭至侯建白焉節推與之按視其所民

廣德州志

卷四十四

碑記

三

從而請且泣者數百於是議以其事上於州上於臺院悉俞其請工取諸民之有田者食取諸邑之義倉先是義倉之米數萬當道因無年議賑恤但賑恤止於一時築圩垂諸百世當道是其言聽令便宜侯因不避風雨經始於丙寅年之春成於是年之夏不數月而三圩之田有疆翼翼有禾或或他圩亦井然一新歲乃大熟蓋嘗論之人惟私有所顧恤則雖習常安故而朝夕之間恒惴惴焉昔喻子才以軍吏出宣州見城西有敗室入視之廣儲倉也一老卒巢棲而守之牛豕之跡交通其下歎曰吏非不知倉

之宜理重自浼也使今之當吏者皆如是國何以賴當侯  
之倡此也汙萊之場茫乎不知其涯畔計工焉將煩民計  
食焉義倉之米不易動稍以向之所云利害者交乎其心  
其不至蕙然而自替者蓋寡乃侯之精誠足以通於神明  
而其知與才又足以就之百年之廢興於一朝仁人之心  
志士之事也

通志

